

尚書正義

二



尚書注疏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勅撰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

為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

諸難

繼也試以民之難

作舜典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疏**

虞舜至舜

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所難

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故賤正曰此云側陋也

廷謂之其八貧賤謂之微居處編隘

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去

生窮蟬窮蟬生窮康敬康生窮基有基生窮牛

于警政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

是為庶人矣蓋至警賤始失國也傳嗣繼至

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微五典以

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曰若稽古帝舜其順

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考古道曰重華協于帝  
重華謂文德言其光文  
重合於堯俱聖明  
濬也  
乃命以位  
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曰若至以位  
正義曰昔東晉

文明温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  
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  
文德升聞

乃命以位

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曰若至以位  
正義曰昔東晉

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末施行方興以累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惠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潛深至上下正義曰潛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潛下之深也桓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恭人言其色溫而敬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

自五典  
至大廉  
皆同  
之事言  
五教克  
行百官  
克序陰  
陽克訓  
和也

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言

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

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微用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

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

之為升天子聞慎徽五典五典克從謂人服五徽美也五典

義也慈克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謂人服道納于百

揆百揆時叙謂朝廷能治揆度也度百事揆百官納舜於此官

廢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刑罰正諸侯服從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

謂刑罰正諸侯服從

侯來朝者舜賓迎之  
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錄

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  
以其節不有迷錯  
帝曰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來

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  
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

使升帝位  
將禪之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  
疏  
至弗

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  
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

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  
授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

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也  
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物錄萬機之政

而陰陽和風雨時至，雷雨不有，迷惑錯謬。舜  
之德合於天，天人和也。其功成矣。帝堯乃謂  
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  
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  
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  
帝也。傳微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  
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  
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  
一事教之：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  
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  
五者同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舜目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  
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叙有典，自我五典。



冢宰之類別掌百揆千

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

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

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

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

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也

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著銀階

別類之冢

戴大臨尤降庭臣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天下之民謂之八紘舜曰堯舉八紘使主后十  
揆百事莫不時叙也平天也云虞書數舜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  
是得其次叙皆無廢事業舜既曰堯乃舉元凱主  
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  
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  
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曰堯任無不  
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叙之  
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  
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  
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  
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  
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  
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

錄也  
中事  
也檢  
末也

門而入。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  
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  
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  
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  
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志以賓為擯謂舜  
為王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  
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  
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  
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  
有萬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  
於大錄度百事天錄萬機揔是一事不為異也但  
此言德合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  
烈必變傳稱越堂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  
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  
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

雨各以其節才有三錯愆伏也。迷錯者應首而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人。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烈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餘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雖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

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備

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才畢足

以為成正月上帝受終于文祖終帝位之事文祖者

堯文德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

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肆類于上帝不

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

行其事肆遠也類謂攝位事類遠以攝告天及五帝祀

禘六宗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望于山川禘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

旱也亦望于山川禘于羣神四瀆之屬皆

祭之羣神謂丘陟地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神  
析古之聖賢皆祭之

班瑞于羣后

輯斂既蓋觀見在選后君也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申乃日日

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

**疏**

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

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

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

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為是速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

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太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

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主與辭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

見四岳以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右  
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  
日至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  
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一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  
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礼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  
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  
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  
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說此是事之大  
者知文祖者堯之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  
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  
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

玄纁生僑極僑極以帝嘗帝慶生堯即如彼言者  
為堯之高祀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堯此七數  
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丈祖不可強言傳在祭至  
與否正義曰在祭釋詁文說文云增美玉也玉是  
大名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在史之立文不  
可以玉璣平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  
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  
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  
暉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  
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  
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  
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  
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  
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機  
璣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  
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



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  
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  
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  
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王衡  
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  
璣王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  
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  
此璿璣王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  
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  
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  
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  
中中向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  
遠而不見爲夜渾天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口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直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一立  
恭薄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  
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  
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  
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  
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  
曰：落下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  
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闔與  
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  
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秦世鄭公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  
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  
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  
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  
有其法也 傳堯不至五帝 正義曰傳以既受  
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  
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  
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  
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  
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  
告上帝也此類與下裡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  
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玉制云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  
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  
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是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帝北辰之星如真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

▲平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

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

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

解耳而浴誥云祗絜二貞曰明禋又曰禋于文

武王又曰主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  
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繫斝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  
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  
神耳。祭法云。理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雩。祭水旱也。據  
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  
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  
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  
相類。故知是此六宗。主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  
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  
陽禋。早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  
也。神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  
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  
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  
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實一而名六之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

子水、火、雷、風、山、澤也。竇達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

天。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

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

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

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

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平義曰：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

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通也。通考功德也。應邵風俗通云：岳者，通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通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太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鎮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比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然之。

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觀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既為蓋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五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



舜曰攝位當發號出今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  
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  
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  
之改為舜自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  
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

岳所宗燔柴

祭天告下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  
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

牲禮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觀東后

遂見東方

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  
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

修五禮五玉

修吉凶賓軍嘉之禮  
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

一死贊

三帛諸侯士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  
君執黃之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二死士

雉主帝生死所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遠也器謂圭

以為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辭如五器禮終則還

之三帛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

五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十月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歸格于藝祖

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

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

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疏歲二月至以

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庸正義曰

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  
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  
方岳山川崇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  
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  
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  
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  
嘉之禮修五王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  
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  
又修二生鄉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  
執雉也自五王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王  
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王之器  
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  
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  
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  
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是下二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在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下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也。恐其擁過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臯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臯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

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古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岳之與秦

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

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

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者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

言秩次者侯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五制及書

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

考其未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

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主庄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亦盛

他案  
以下  
可取

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

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太行人云上公九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饌九牢殮五牢

侯伯饗饌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饌五牢殮三牢又上

公豆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

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老

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

以周禮與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

男為下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上篇

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

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

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

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太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

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

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止月

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依氣之  
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  
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  
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  
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  
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  
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合  
升斗斛。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  
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  
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  
黍。十二銖兩銖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斤為鈞。  
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  
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  
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

義當  
作故蓋  
字之誤

者以時月須與他月相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義  
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  
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王。▲正義曰。周禮大宗  
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  
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  
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  
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曆驗此經。亦有五事。此  
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  
禹謨云。汝祖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  
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注云。執之曰瑞。陳列曰  
玉。△傳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  
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



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  
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王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  
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  
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  
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  
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  
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  
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  
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也鴈取其儻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  
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  
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纁此  
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  
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王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一可

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玉所  
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  
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  
生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  
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  
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  
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  
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五器禮終乃還  
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  
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  
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  
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且  
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  
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

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瀋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瀋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文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

之始故詩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互而  
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  
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  
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  
岳上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  
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  
以正月有禘立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書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  
格後以如勅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  
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  
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  
文以明耳至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在  
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  
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  
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  
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

知此亦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文藝為  
文也文祖藝相史變文耳主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  
于祖禴用特此不言禴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  
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唯言文祖  
故云一牛禴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  
禴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  
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摠說巡守之  
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  
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  
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且須重言之為將說  
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  
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  
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  
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傳敷  
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  
為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

報公筆  
疑如分  
之昔小  
千牛郵  
加等利

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  
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

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又以  
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

天子賜侯氏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  
以車服是也

為營州始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  
置十二州

鎮有流川則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  
深之使通利

宥寬也以流放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  
之法寬五刑

楚也不勤道金黃金誤而入青災肆赦  
業則撻之

怙終賊刑當緩赦之怙茲自終當刑殺之欽哉  
當緩赦之怙茲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流棊土于

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放驩兜于崇

山黨於共土罪惡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縉雲

號饕餮他名殛鯀于羽山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

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西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連引四罪明皆微用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

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

水通利文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

之名  
非  
罪責

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升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改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斲許終行不改者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日勸戮勸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今勤念刑罰不律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羽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王危誅姪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



徐梁周立州名必曰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  
并山川於禹貢皆其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  
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下燕  
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  
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  
齊即青州也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  
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  
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義  
曰傳語云東也舍人曰家封之大也定四年在傳  
云其封之也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序州皆  
云其封之也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  
州冀州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  
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  
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  
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

左

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疏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六川但令小大俱

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

法。正義曰易擊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

象聖人則之是象為倣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

所猶不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使或情有差

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條

故今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宥寬至

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

居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

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

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

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

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

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

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有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

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此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文

為輕且以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

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榮是也子玉使鞭士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

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傳扑榎至撻之

兼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楸也楚撻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

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摠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

別之別  
其金名  
甲名耳  
殺鍛也

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

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

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栗氏為量，段氏為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

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

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

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

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

十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  
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  
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  
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  
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  
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  
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  
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  
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  
所出以為刑名傳告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  
建青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青為過也  
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  
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  
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  
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

曰使疑字

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入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白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文陳典刑之義以勅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有盪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州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對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六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西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多此洪

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涇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堯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疏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事由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傳平糶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子食于飲金嘗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厥衆故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巨堯流四凶族薄敦窮奇禱祝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  
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  
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譜庸回堯  
典言共工之行云靜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  
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  
驩兜共工與鯀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  
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微很明德以亂天常  
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  
乃云命驩兜與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  
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饗養饗養亦可知是先儒以書  
傳相考知三苗是饗養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  
苗丕叙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  
口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三苗俱  
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  
謂其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故者使之自活意者  
棄之名極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  
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  
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焉貢徐州云蒙  
羽其藝是也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  
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  
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  
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  
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  
用而後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  
先叙典刑言舜重刻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  
驗明此諸事皆是常用之時所行於此揔見之也知  
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信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與此三者皆言殛鯀

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  
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  
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  
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  
治水事畢乃流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  
成而後流為無功極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  
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極為舜失五典克  
從之義禹罔舜于莫大之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  
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百一十歲百姓

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三載四海遇密八音遇絕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竹夷絕音三  
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疏 音正

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 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牲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載合其一年在徵用之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

士蓋誤為士也 傳考妣至思慕 正義曰曲禮

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

之成也妣之言媼也媼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

服軌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

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

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

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

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傳遏絕

至者遠 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

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鄭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

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

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

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

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太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

門謂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闢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

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

四方使東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

惟當勤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

德信使足長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倭難拒也倭人斥

睦之則忠信昭於四

**疏**

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

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六謀

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謂闡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  
 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  
 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今為己悉  
 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  
 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勸授民之天時無  
 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  
 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  
 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  
 民之師長而難拒使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  
 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

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  
 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  
 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平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  
 上日變文耳禮云今月吉日又變文言言月令辰此  
 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以攝  
 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不

來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謔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舜曰夫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然矣此  
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  
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  
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  
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傳詢謀至衆賢 ▲正義曰詢  
謀釋詁文闕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  
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  
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  
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  
四月不云聰四耳者自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達  
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  
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  
下必由近且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 傳咨

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種。故惟當勤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通近傳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方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傳德者。令人君厚術德也。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效之為。而行之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亦



見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

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使宅百揆亮采

疇亮

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舜曰百禹作司空

四岳同辭

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

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居稷官者秉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

地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物使往宅百揆

**疏**

舜曰至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洪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

堯之事者我欲何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人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日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平異於余

主學宮  
則其人  
之賢見  
焉  
為司空

官先言疇也 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命訓為

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 國語云有崇伯鯀殛之

於羽山 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 禹代鯀為崇伯入為

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 言人之賢而舉其為

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

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

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 傳居稷

至首至地 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

解之居稷官者棄也 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

義 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

也 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皋陶為文勢耳三人為

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

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 帝曰棄

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 衆人

難在於飢汝后

百為司空

稷布種是百穀以濟**疏**帝曰堯至百穀正義曰帝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眾民之難於飢汝君為**疏**稷之官將民布種是百穀以濟

信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款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

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眾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後訓君也帝言汝君此

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護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

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疏**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勸敷五

教在寬**疏**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寬帝曰契至在

帝又呼翼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  
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勸布其五常之教務  
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  
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  
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行乃為  
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  
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  
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  
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  
文十一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眾故務在  
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  
六務在寬者此五品六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  
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  
其人至於送亂而後帝曰自羊陶蠻夷猾夏寇賊  
始之於事不得寬也



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傳猾亂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口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寇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寇也寇賊姦究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究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頽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

周禮司寇之屬亦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去  
云士察也三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  
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  
五刑謂墨劓剕刑官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  
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威庶  
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平義曰經言五服謂  
皋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  
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  
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  
刀鋸其次鑽箠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  
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  
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  
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  
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箠也鞭扑也與呂刑之  
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



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五三家皆  
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  
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  
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  
以為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  
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傳宥五刑也當在五  
刑而流放故知謂不忍於刑以流放之若凶也  
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舜不忍刑之王肅  
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  
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宥議功議  
勳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  
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  
之度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  
表故大罪四裔不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  
之讎辟者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  
制去學一

者併之遠方西方曰夔東方曰寄

注云偏寄、夷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謂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

云中國之外不同。言中國者，據人所居之國定

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五制既有三處

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

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

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皋至述之

正義曰：惟明謂皋陶之明克，今謂受罪者信服故

手肅云：惟明謂皋陶之明克，今謂受罪者信服故

人信服，由皋陶之信故。傳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

遠近，蠻夷使信服，亦言信者。帝曰：疇若予工，僉

見其皋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 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

**疏**

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平記云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

共舉也。帝曰俞咨垂汝共其職事。共謂供其職事。正義。

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

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垂拜其官或以其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稽首讓。帝曰俞咨垂伯與及伯與。帝曰俞往哉。

汝諧汝能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治其政教取。疏傳上謂至。能之。正。

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取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

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曰也。馬鄭主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

相近而彼誤耳帝俞咨益汝朕虞虞掌山疏作朕虞

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土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

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能灋帝曰俞往哉汝詣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

中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

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

浙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

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難言此四帝曰咨四岳有能人耳傳雖言及浙伯與亦難知也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人之禮  
伯夷臣名姜姓

**疏**傳三禮至姜姓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

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

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禮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尊也  
疏傳秩序至之官▲

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

故以秩宗為一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

夙二十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  
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早至

清明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  
起夜深乃卧謹勸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

直而清明正直不枉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曲也清明不暗昧也夔龍二帝

曰俞往欽哉然其賢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胥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  
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肅孝友

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

入傲教之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聲耳

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  
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

長國子疑脫通字當通長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

命夔使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

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疏**

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仲夷

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

以詩樂教訓世道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

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

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

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

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蒼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

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

如此是人神既矣

傳曾長至孝友

正義曰說文六胃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

故以胃為長也請元子已下至鄉大夫子弟者玉

古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這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  
士卑。故略之。彼鄭注去王子正之庶子也。此傳兼言  
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  
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  
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  
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勗也。庸有  
常也。善父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  
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  
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  
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思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  
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  
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  
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



極人之性大休有不溫不崇不虛傲之四失故教以清其生各令修六德誦詩自怡感悟以化其生也  
 事也

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 傳剛失至其失 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今人剛而無

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今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

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 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皋陶所謀之九德

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傳謂詩至其言 正義曰作詩者身言己志則詩是言

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胃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

之教今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 傳聲謂至和樂 正義

曰周禮太師六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

合陰陽之聲耳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

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  
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  
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  
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  
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  
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官制十二篇以聽鳳皇之鳴  
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官是為律之本  
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  
氣布十二月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  
呂十二月也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  
為之其聲末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  
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  
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  
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  
夔使勉之也大司樂去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空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

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

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

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

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

清諸音來錄之百獸率舞即太司樂云以作動物益

稷云鳥獸踴躍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

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變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

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

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帝曰龍朕聖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

我眾欲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

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又

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疏**

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

讒佞之說絕君子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

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

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於絕震動皆釋詁

文護又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

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

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

舌喉舌者宜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

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

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

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

勅命各勸其職惟是乃

之欽哉惟時亮天功能信立天下之功疏帝曰咨至

岳牧是  
命者  
郡各有  
此事故  
復教物  
之也

天功 ●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摠戒勅之曰嗟  
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一人各當

勤其職事哉惟是汝等勤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  
天下之功成主在於汝可得不懈之哉 傳禹垂至

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

與其稷契皋陶舜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  
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

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  
曰龍告八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

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  
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曆日命授乃摠勅之未

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  
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

官何故勅使勤之也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云載考  
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

外進其明者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

地流之不令

疏

三載至三苗正養曰自此以下史述舜章非帝謬也言帝命羣官

者身之闇者退之官懼黜累升各勤其事故得

功皆廣前流四凶時益苗之君寬之西裔更結其

之其君曰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正養曰三年

一聞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

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外進其明者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九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  
十年其文明矣謂士續此經云堯生三十

今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畫  
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

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屋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別生分類姓

姓九共日治作典也言其治民之九共功典故為汨作之篇七

九共東勞賦賜也元帝釐至稟飶正義

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其經亡者以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

也帝釐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  
居其所任之方而統攝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

別異類各使相從作。作篇又作九共九篇作。稟  
飲之篇凡十一篇皆。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

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上對天一之辭故云理曰方  
謂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三節而之

序亦既不見其經聞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  
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

篇亡正義曰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  
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稟勞飲賜

也正義曰左傳言槁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  
是稟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加膳加膳

則飲賜是飲得為賜也亦  
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卷第三

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皋陶矢厥謨

矢陳也

禹成厥功

陳其成功

帝舜申之

重申

也重美子之言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九德

益稷

九三篇

疏

平陶至益稷

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諫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

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

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女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二篇亦是禹

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

成功 正義曰此是 篇而成其功陳其方早蒙上

矢文故傳明之言陳 兵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

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 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

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時乃功

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 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

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

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 傳凡三篇 正義曰益稷

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

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 大禹謨 禹稱大

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大其功

謨謀 傳禹稱至謀也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

也 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

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皆是舜史所錄正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  
又美所禪得入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

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  
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

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

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曰若稽  
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古大禹**順考古道  
**曰之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言其外布

文德教命內**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  
則勘承堯舜**疏**事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

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  
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道與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  
言語故傳於典云行於謨云言之皆是順古道

也。傳言其至堯舜。正美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

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

內言之，祇訓勗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勗承。曰后克。

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勗，以易知而略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

君難為臣，不功則其政治而衆民皆承修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

安。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

人所重。疏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  
 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  
 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  
 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己之  
 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  
 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  
 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 傳敏疾  
 至修德 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  
 當謹慎恪恭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  
 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  
 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寧  
 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  
 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  
 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  
 言任賢士在位則天一安 傳帝謂至所重 正義

曰舜禘於帝故知帝明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羨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愍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揔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益因舜言又羨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

命所以**疏**益曰至下君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勉舜也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為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  
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天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  
之內為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  
闊之義故為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  
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眾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  
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  
神諡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  
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  
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

禹曰惠迪吉從逆

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  
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辜吳曰天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  
精其言虞度也無億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  
慎深秉法守度言有  
則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  
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  
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  
罔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  
拂戾也專欲難成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常

戒慎無怠悌荒廢  
**疏**  
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  
則四夷歸德之  
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

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  
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  
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

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  
儆誠其心無億度之事  
謂忽然而有慎誠慎之  
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

△百志

衆善也

所蘊蓄

之百志

往歸

嚮也

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學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恒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于求至感之

隋德為  
言政政  
之本在  
養民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名謂曲取人情苟悅眾  
意苦人賤之 傳嘒及至戒之 正義曰堯典已訓

嘒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  
文耳專欲難成犯眾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

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歎而言念重其言為  
政以德則民懷之 水

火金木上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  
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  
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  
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  
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

者而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九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曰

功●正義曰禹因蓋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

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

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未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

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

民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數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

以九功之成辭人君自勸也善勸德也

伐當

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一篇其非是一時  
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  
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  
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  
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  
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  
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  
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  
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  
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  
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  
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屏阜利民之用為民興  
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徭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

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  
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  
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  
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  
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  
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叙  
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  
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  
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  
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  
勸之皆謂人君自我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  
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  
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  
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上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  
已來樂府之歌謠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  
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  
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  
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  
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  
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陞  
洪水汨陳其辜五行叙倫攸斃禹治洪水鯀倫攸叙是  
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 帝曰格汝禹  
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

月日即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揔朕師 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頤言己年老  
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任稱揔我眾欲

使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釋廢

聖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三將禪禹帝呼禹曰來

涉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羣期之間厭倦於勤

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摠領我衆禹謬之

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摠衆也

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皋陶

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

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實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

退人不可誣也言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

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  
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  
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  
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

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 ▲正  
義曰邁行降凡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

布於地故為布也 傳茲此至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  
誥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皋陶下

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  
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曰名言謂已發

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先念慮於心  
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皋陶即是名言

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  
義為主者言已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帝曰皋

也期必

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

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

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皐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目之義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刑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明當在  
所當之  
耳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罪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使我從心

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疏**

帝曰皋陶至之休正義曰帝以禹謬皋

陶故迷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  
皋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又不  
及後嗣賞入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慢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臯陶或行刑方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又良之義也臨下

據其在<sub>上</sub>。禦眾斤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眾，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眾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或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帝曰：來，鵠降水，尙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冲虚  
也也

也也  
也也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

言禹最賢。重美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

賢。

滿謂盈。實假天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

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予懋乃德。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天也。曆

數謂天道。元天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別難。要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

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

后非眾罔與守邦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

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有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斲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有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

此二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

伐惡言口榮辱之主疏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慮而宜之成於一也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

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



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官室常執謙冲不自滿  
 謚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  
 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  
 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  
 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  
 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  
 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  
 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  
 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  
 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  
 之任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  
 願也養彼四海出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文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與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劓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詰文言己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  
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  
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  
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  
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  
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  
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  
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  
名孔無讎縛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  
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  
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  
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  
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  
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莢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今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太福保大名也 傳所謂至於一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

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

我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

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

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謂 枚

歷卜之而從其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吉此禹讓之志 昆命于元

龜 帝王立卦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

之法先斷人之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 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 禹拜稽首固

四者合從卜不因古無所枚卜

枚 枚  
舉上  
功臣

辭再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

之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太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母若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謂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下謂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書而筮者舉重也傳帝  
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曰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表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下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母三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茲之者，禁止，令勿茲也。古人言母猶令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率百

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

**疏**

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十

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

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

終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

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

粵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

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

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

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

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

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祀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為親廟

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

太祖黃

帝太宗

昌意則

顓頊子

窮蟬納

一為焉

祀即神

宗黃帝

昌意之



敗數有  
正行  
之入  
邪人

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

行之其奉行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

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帝曰咨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于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

道言亂道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命禹討之

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蠢茲有苗昏

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侮狎

先王輕慢典教廢仁賢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任姦佞民棄反正道敗德義

不保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

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尚庶

幾一汝心力

**疏**

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

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衆

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勳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

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

道敗壞德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弃叛之不

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譴

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

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

正義曰吕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

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

動

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  
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  
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  
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  
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  
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  
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  
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  
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  
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  
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  
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  
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  
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  
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旅曰誓，由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族。蔡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

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

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

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三旬苗民逆

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言

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贊，佐也。届，至也。益以此

義佐禹欲其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

者人益之，是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天之常道。

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昊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昊天及父母克己自

責不責

於人

負罪引慝祗載見鼓鼗瞽竽夔夔齋慄

鼗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慙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

至誠感頑父

至誠感神矧兹有苗

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

乎言

易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

然之遂還師兵入

曰振旅言整眾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于羽于兩階

于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于賓主階間抑武

事七旬有苗格

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

示賓主  
不復用  
武修禮  
樂

禿服之例去京

二千五百里

**疏**

三旬至苗格

正義曰禹既誓於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

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

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

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

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

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勤以事見父瞽瞍憂

其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

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况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

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

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

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

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

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于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屈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届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



云：聖人順民，夫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

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

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曰號泣于旻天，何為

公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

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貢，不責於人也。傳惡惡至頑父。正義曰：慝之為惡，常訓耳。

佳哀父  
此不  
哀自  
己  
身也

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吊訓故詳其文變變與齋慄  
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  
丁寧深言之物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  
見父恭敬以見變變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  
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  
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  
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三  
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示至于姦惡而已傳誠  
和至易感正義曰誠亦成也成訓為皆皆能相從  
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  
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  
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况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  
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  
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  
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

警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  
衆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  
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甸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  
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  
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  
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  
臣共行之也傳于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于  
扞也孫炎曰于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于為  
楯名故于為楯釋言又云燾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  
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于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  
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  
執籥故于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  
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于羽

此即舜禹之法

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傳討而

至百里 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

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王苗

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

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

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

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

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

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 皋陶謨第四

虞夏書

孔氏傳

###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傳謨謀至舜謀 ●正義曰為帝舜謀

孔氏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

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

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曰若稽古皋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

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眾庶皆明其發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

者在禹拜昌言曰俞以皋陶言為當疏曰若至曰此道故拜受而然之俞正義

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

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族之親而不遺，弃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太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自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

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百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使  
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  
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  
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  
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  
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皋陶下屬為句則稽古  
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傳  
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  
其身文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  
君既能如此則眾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翬戴上  
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  
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  
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  
族之道字肅云以眾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  
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羽翼之且與孔不同  
皋陶曰

倭晏  
也疑  
眩人  
之意

都在知人在安民

歎終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

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倭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

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巧言靜

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大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倭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

皋陶曰都在至孔壬

●平義曰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

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

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

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從當  
作徒

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天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詁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天歸之。傳孔甚至放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土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今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今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唯言三者。禹黜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

行其事某疏臯陶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

事以為驗難臯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

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

之狀方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

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  
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  
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臯陶之賢不及  
帝堯遠矣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  
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  
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

按九德  
上九者  
人之性  
下九者  
學成其  
德故曰  
九德

和柔

而頤

有節

執有

正直  
而失

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傳載行至為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

義故為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

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何問九德 皋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

立 愿而恭 愨愿而治 亂而劻 亂治也有治 擾而毅 擾而順

也致果 直而溫 行正直而溫 簡而廉 性簡大而廉 剛而

塞 剛斷而塞 彊而義 無所屈撓 彰厥有常 吉哉 彰明

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 陶既言其九德乃問其 擇入而官之則政之善

於不恭  
遲鈍生  
棘

品例曰何謂也。平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  
 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勤也，  
 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温和也，簡大而有廉隅  
 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  
 此九德，入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  
 則為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  
 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  
 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  
 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  
 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  
 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  
 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  
 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  
 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慤愿而恭恪。正  
 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遺也  
和智前  
而不能  
遺者

恭故愬愿而能恭恪乃為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

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

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

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

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為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

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

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為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

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 傳剛斷而實

正而內充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踈必性剛

正而內充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踈必性剛

江表  
二軍強  
不能者  
事宣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達理失於事宜動合道  
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  
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  
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示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  
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撓謂事理擾  
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讓  
剛柔治理宜謂身行正宜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宜  
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  
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  
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  
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  
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个君取士必明其  
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  
久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个君明知之王肅云  
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日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十六德而用之，以布施

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疑

也。言百官皆撫順五

時。

日宣王其疑

年義曰：皋陶既

力之時，衆力皆成。

陳

人有德

擇而官之，此又

百官之所。若人能日宣布三德，夜思念而須  
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  
其身，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  
侯使，有國也。然後摠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  
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  
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  
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  
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  
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  
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  
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  
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  
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  
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

至諸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

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

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

摠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

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

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嘗以使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

子亦備九德古能任用三德六德身後德治能之  
亡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

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又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

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

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

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

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

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王寄王

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無教逸欲有

堯典堯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無教逸欲有

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

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無曠庶官天人其代之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無曠庶官天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叙有典勅我

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叙有典勅我

有大也

恭教而  
無不  
故能

五典五惇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

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

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

刑宜政事懋哉懋哉

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

治事不可疏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皋陶既言用之

以不自勉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  
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九慎一日二日

而有萬種幾微之者皆須親知不得自為逸者  
以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也  
官佐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  
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  
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  
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博厚哉天又次叙爵  
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  
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勅  
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  
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  
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  
勉之哉 傳不為至之常 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  
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  
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二於天  
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兢兢至之微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

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

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太事必多矣且微

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

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

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

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

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

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

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

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

天下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弟慈兄

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然而有在人性

有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

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各有出天然

是為天次叙。天意既然，人君當以天下之意勅正。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賈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葬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也。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傳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經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



不可不  
臯陶曰朕言忠可底

言順於古道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然其所陳從而美之  
曰用世言致可以立功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替替其襄哉

言我未有所知  
未能思致於善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

天聰至襄哉  
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以此  
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

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  
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

土之君臯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  
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

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臯陶乃承之以謙  
曰我夫本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



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

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  
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

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  
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秦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

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而言之民所歸  
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

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  
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

也傳言天至勤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  
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

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卿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

戒天子不可不勤懼傳言我之小▲正義曰  
皇陶自言可致行事致可結心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也於善山  
於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皋陶慮忽之  
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從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

**疏**

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

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

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焉葉稷。葉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於。半陶謨謂其別

有。葉稷。篇皆由不帝曰。小曰。一。曰

古文交為說耳

至字

陶謀九德故吁禹

言一思

孜孜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吁如何問所以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具木開通道路以治

也與益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州名川通之

至海二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使川有魚

鼈使民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歡天下徙有之無

魚鹽徙山林不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

丁由此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 疏 帝曰當可師法

汝昌言 正義曰皐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 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

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 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陵下民昏或

車 謂潔潔曰種之 隨 木 通道 治之與益所進於

肉為食也。我及通汝乞其可濟以至於川水津。

至於海河。種豆穀進。

眾人難得良處乃決水所。魚鼈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從有之。無交易其所活。

積於天下。眾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

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臯至當言。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

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以上傳云臯陶為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傳拜。

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羊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曰孜孜不敢怠。

情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督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瞶。

墊是下濕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瞶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

也傳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

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山行即橋丘遙徐廣曰

橇一作輦凡王輦直輦車也尺子云山行乘橇泥行乘蒹好絕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蒹山行則橇

居足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溥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

云橇或作標為人所牽引也如溥云橇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

槁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尺子慎子之

徒有此言也輦與義為一標明為一古篆項形字體改易證者不同未知施

治水此經乃三隨山川木刊  
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  
水治不滯於  
五年左傳云

井埋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  
傳云除木曰槎故  
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  
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

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  
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

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  
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

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决九州  
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

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使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 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導以救乏，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

故使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石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

是收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積者，居魚鹽近山者，居外水也。居積者，近徙有之無。

者謂徒我所行往彼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

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

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

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禹曰都帝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惟動不應後志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天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

明受天之報施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天又重命用美

禹曰俞道近也言君臣**疏**禹曰都至曰俞正

因難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

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生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

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乎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

此禹重戒帝要上慎下位當生安好惡所止謂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六學云  
為六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  
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正  
義口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  
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  
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  
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  
所正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  
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  
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  
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  
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焉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

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辰華象草華

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

廟彝樽亦以山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

龍華蟲為飾火為火字粉若粟冰采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

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士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急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

以成仁汝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

當聽審之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欽四鄰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衆

音是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

當察之不是者使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

記識其過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

以刑。威之。

**疏** 帝曰臣至威之。

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

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

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之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

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必無得

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求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  
輔也上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惣勅之苟其職事哉汝  
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議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  
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  
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  
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  
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  
也五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  
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  
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為傳言  
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  
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  
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之自營



生產之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為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宜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相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

在星下、摠上、三事為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太宗  
 伯云、賁柴祀日月星辰、鄭去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  
 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  
 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  
 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  
 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禮、天子傳稱  
 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  
 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  
 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  
 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  
 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公華  
 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  
 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  
 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袞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舞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舞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彝樽亦以山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華，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

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

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

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

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者，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

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

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

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太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黼、黻、紱也、白、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

各有六衣，凡繪裳用繡，主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六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為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紵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襲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

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摠為消怙，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凡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凡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者，在上，下句藻火

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  
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  
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  
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  
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  
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  
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  
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  
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  
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  
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  
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  
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  
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  
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  
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  
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  
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  
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  
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  
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怠怠則改而修之  
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

是說  
是也

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得理以此樂音納仁  
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  
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  
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  
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  
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  
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  
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  
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  
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  
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  
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  
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  
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知則五德之言違其  
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  
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為曲若  
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  
近至察之 正義曰四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勸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  
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  
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  
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  
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  
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  
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  
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  
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  
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弓至肱  
同肱臂  
上節

射禮有序賓以賢詢眾以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二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鳩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  
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  
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  
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  
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  
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  
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摠以記之書用識哉  
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  
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  
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  
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  
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 傳天下至威  
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  
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  
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戒之而罪其身也  
臣過必小及摠之書之 罪或大故以刑戒之

禹曰俞哉帝光三子千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

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庶

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

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

位優劣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傲共疏故

虐是作罔晝夜傲戲而為虐無晝夜頌頌常頌頌肆惡無休息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舟，朱習。

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

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彌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

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以一人各迪有

功昔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躡為  
有功唯三苗頑

不得就官  
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  
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有  
次序敢不念乎

**疏**

禹曰至惟叙  
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

正義曰禹既得

又言當擇人充滿天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  
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

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  
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

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  
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

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  
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

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  
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  
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  
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額額然恒為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滂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  
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  
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  
其後過門不入聞聲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  
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  
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  
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  
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地  
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  
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  
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  
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言次叙故也受其  
戒而美其功也傳光之至廣遠

之序訓光為充即此亦充言充滿天下也  
據其方面即四隅為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  
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  
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  
也帝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入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  
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  
別善惡則無遠近遍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  
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  
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舟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

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舟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頌頌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

晝夜常頌頌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

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舟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

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舟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子

創若時乃勤治水則舟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

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

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 專創懲至 害公 正義曰

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堯七年  
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梓預二塗山在壽春縣  
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  
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於朱之惡故不可不  
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  
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立云登用之年始娶  
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  
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  
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殞而得為昏者鯀放而未死  
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殞  
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  
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  
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  
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  
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

千當  
作師

五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  
 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  
 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  
 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  
 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千通計之十州用三萬人功  
 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  
 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  
 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  
 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  
 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  
 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崙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

五

五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凡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  
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  
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  
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  
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  
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  
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  
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  
之國者二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  
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  
已鄭云禹弼成五服而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  
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  
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採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  
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主圻  
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賢何至此也百國一師  
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  
魯語文也執王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  
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  
也薄者逼近之美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  
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謂九州之外也五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  
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  
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弊帝室故也  
傳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  
禮九命作伯者也玉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  
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  
人為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  
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  
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  
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少耳頑則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

### 皋陶方

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故皋陶勸行其九德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

**疏**

義曰此經史述

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勸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傳方四至

美之 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

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三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  
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皋陶  
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  
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  
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  
解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  
夔曰夏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夏擊祝敵所以作  
止樂搏拊以韋為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  
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  
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

推先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  
樂各有祝敵明球弦

有德鍾簫各笙鏞以間鳥獸跄跄  
鏞大鍾間送也吹  
笙繫鍾鳥獸化德

自互見

相率而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經器之

備。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也。正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疏：夔曰至允

曰：皐陶、木禹為帝，設謀太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

曰：在舜廟堂之上，夏啟擊祝鳴球，玉之聲擊搏拊鼓，琴瑟以誦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

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

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啟，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踴踴然，堂下之樂感亦

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傳夏擊至明之。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為祝，祝，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巴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故狀如伏虎背，上有刻夏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蕪。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今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火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銘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蕪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推名為止。夏敵之木名為蕪，夏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惟

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王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主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歆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標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歌當標耳四器不標鄭言非也 傳丹朱至有德 ▲正義

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傳

堂下至互見 ▲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

歌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歌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歌也言堂下堂上合

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歌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歌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簫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踳踳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踳踳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踳踳然亦是舞也。禮云几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踳踳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

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鳥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跄跄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與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天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宮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宮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宋格此言衆正宮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

帝庸作歌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

臨民惟在順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時惟在慎敬



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皐陶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勤其

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勤終以善無懈怠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續賡

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

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

戒羣臣自今以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  
往，敬其職事哉。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  
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  
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  
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  
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  
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  
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  
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  
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文，戒其惡，元首之  
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眾事悉  
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  
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  
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  
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正齊之意故  
為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  
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  
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庶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傳三  
十三年左傳獲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  
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  
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  
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  
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  
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  
屢為數也顧省故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  
勸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  
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

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勝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勝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勝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天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第五